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中庸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釋文策初革反　案朱本分哀公問政節則其政息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

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絶滅也

毛氏奇齡曰此引子言申明自治治人之事而以誠身爲自治之本其人存者修身以自治也其政舉者以九經爲天下國家而一歸之於誠身卽自治以治人也特誠身有安有勉以中庸之道原於天而成於人也卽同一修道而安勉殊則天人分爲究之成己成物天地位而萬物育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於忠恕自治見之大人安勉總歸一致人可不戒愼恐懼勉强以成教事乎方與策是竹簡但方是六稜方

木策則連簡而爲之方版而策廣與俗語相反聘禮不及百字書於方百字以上書於策可驗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案宋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敏或爲謀

孔氏穎達曰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爲人君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爲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也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

夫政也者蒲盧也 釋文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蜾蠃蒲盧即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蠮螉朱注夫音扶

孔氏穎達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者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

毛氏奇齡曰蒲盧爾雅釋螺蠃即土蜂也每取螟蛉而化之小雅有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者孔疏謂善爲政者養他民若己子如蒲盧然

毛氏遠宗曰蒲盧喻舉政之易即康誥所云加保赤子也章句解作蒲葦則蒲與葦非一物且盧非葦蘆字誤矣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則蒲盧並不承敏樹句且加

待化句則非螺𧕮不可矣章句旣誤解而自作或問又云此文瑣屑何必深辨則卽誤經文又誤名物所云格物安在耶

故爲政在人節案朱本台下節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孔氏穎達曰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修正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修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修道以仁言欲修道德必須先行仁義

毛氏奇齡曰此節領人存下節領政舉也爲政在人人字即其人存之人兼君臣言則君臣一體非聖主不能得賢人矣故曰政舉在人存人存在修身也特修身即修五達之道即中庸率性之道與子臣弟友德不遠人之道原名達道則修身者當修達道者也故此專領一道字曰修身以道但道以德行而知仁勇三德雖分知行實則知統於行而勇又附之知行之閒苟欲行道即一仁焉盡之矣故此又專領一仁字曰修道以仁所謂人存之大要有若是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釋文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鄭氏康成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孔氏穎達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者親偶疏人先親己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卽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

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王氏應麟曰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相問之言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周禮注壄讀如藩借之蘩之蘩韉讀如旃僕疏皆以爲未聞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釋文治直吏反一音如字

孔氏穎達曰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者脫誤重在此耳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氏康成曰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修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知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揀擇修善也

毛氏奇齡曰乃欲存人以舉政而政所由舉要即從修身之道以遞推之如舉政有九經治人之目也治

人須自治故其目亦從修身始而乃五達道先君臣父子九經先尊賢親親各有要領祇就行五達者該舉一仁而五達之臣與親九經之尊賢與親親皆具舉焉以仁主於行而其用爲愛仁即其人可以舉親親之殺推仁爲義又可以舉尊賢之政然且親以仁重賢以義重因其等殺而中庸之禮凡夫九經節目布在方策悉由之以生則推明之故而修身第一親親與尊賢次之皆不可不然者於是循其典制知人知天以此爲人道即以此爲天禮所謂欲明政舉當先明舉政之要又如是矣

毛氏遠宗曰德專取仁猶五達九經專取親賢同意
但仁訓作忍故屬力行又訓作親故屬親親然總謂
之人者以親情忍性皆生身自具即人之所以爲人
故孟子曰仁者人也表記亦曰仁者人也古人訓義
原自如此若推仁爲義則孟子表記亦皆以仁與義
對此又從來比待相生之文
樸氏宅中曰事親言由事父母以推之親親在五達
爲父子在九經爲親親此人存政舉領要觀後推誠
身復以事君事親信友三者相應而言則領此兩節
以槩括五達九經諸節目非通貫全經不能解此

章氏大來曰禮即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者況中庸禮記凡五達九經無非是禮但不可不知者非謂仁必藉義義必藉禮也亦謂旣知道德又不可不知九經耳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孔氏穎達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曰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

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止本故云道三者爲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今古不變也

毛氏奇齡曰自此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人存也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政舉也　又曰夫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謂以達德行達道而歸之誠也第道本不一當在率性

則以喜怒哀樂爲達道而在修教則又以忠恕自治之子臣弟友爲達道雖忠恕道四而其實有五以子臣弟友之外夫婦不可已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乃行道以德凡修道始功必以能擇能守爲中庸之德擇守卽知行也且惟知能擇惟仁能守能擇能守卽知仁也以知決知以仁決行又當勇往以承之則合勇於知仁而並名爲三因之以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以爲所以行道者在此德所以行五者在此三也然而以德行道以三行五祗爲誠身則一誠無餘事焉所以戒愼恐懼只在一獨率性修道只在一誠律

本曰一統乎三三統乎五一也數之始也禮器曰德
致精微以少爲貴故君子愼其獨也一卽獨也獨卽
誠也則是一者少數也五達道章句訛作五倫且引
孟子契教人倫以實之又非是古時五倫只父母兄
弟子五者其曰五教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
者以倫重天合君臣父子夫婦皆人合也故虞書周
書所云五品不遜弘敷五典與契教人倫所云敬長
五教者舊注皆如此卽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
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
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敬孝

其布五教卽八元之一司徒契也然則契教人倫在
唐虞以後春秋以前總只此五者明矣至春秋以來
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始增夫婦衞石蜡稱
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則又增君臣
及王制稱七教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長幼賓
客又增長幼賓客而於是後之爲五倫者稍見端焉
至於晏嬰十禮禮運十義祭統十倫皆所以漸增廣
推類至盡無可比校者惟孟子在戰國則直以契之
敎五倫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謂之人倫而於是諸書之人倫又一名月

然此必孟子當時別有相傳如是者是春秋以前五倫如彼戰國以後人倫又如此要於五達道總無與也是以前儒作中庸注疏但以五達爲通道常道並不稱五倫以子思中庸未必知孟子之說且孟子人倫是長幼中庸五達是昆弟又不合也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七教以兄弟長幼分作兩敎十義以兄良弟弟長惠幼順分作四義其兩不相合諸書明甚章句草草一註既失虞書周書與春秋箋五典五教之名又不辨昆弟長幼之殊將中庸孟子兩文無故混并使溥天之下無不以中庸

五達抵五倫之名既非諸書五倫又非孟子人倫以訓傳訓並不一察此亦考古者一大得失也

章氏大來曰孟子人倫疑春秋時已有之觀論語子路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同稱大倫則儼然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特其以主客爲長幼則長幼正非兄弟與中庸五達有不可不辨

毛氏文輝曰從來倫序之名雖極多端並無兄弟者惟祭統十倫有長幼而無兄弟然其疏長幼之序則合諸父兄弟爲言又曰祭有昭穆乃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亦合兄弟於長幼之內則孟子長幼

自當專重兄弟始及親疏與分言兄弟長幼者不同
特解經者當指明耳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
之或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
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
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釋文强其兩反

孔氏穎達曰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已無害則利而行之也如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强而行之謂畏懼罪惡勉力自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惟三五而已也

毛氏奇齡曰第人之生質不齊有本性而得乎天有因教而成乎人者因之同一知行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分兩三等實則敎卽是性人道卽是天道

所造雖殊要歸則一人第患不自振耳能戒愼恐懼
以修此至誠之身則參天贊化豈異人事此亦可先
舉其概以爲誠者誠之之者盡人達天之大要蓋達德
有三而所行唯一者此專一之一也行達德有三等
而終歸於一致者則又合一之一也唯所行無歧功
故亦所至無異效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釋文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之知去聲行皇如字徐下孟反朱注子曰二字衍文　案朱本分知恥近乎勇節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家矣前文夫子答哀公爲政須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修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經常行之事又明修身在於至誠若能立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知之甞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則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勸勉過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

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
說也
毛氏奇齡曰是何也則以好學近知故學可知也力
行近仁故利得行也知恥近勇故困知而勉行者皆
足勇於知勇於行也此皆近人之事也舊力作利解
故快利曰力疾字書引詩力民代食謂利於民而代
其食也易困之上六動悔有悔言困則動有愧悔鄭
注勉强者恥不若人若曰力利聲轉又曰知此則又存而政可舉矣
毛氏遠宗曰家語載此文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
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故子答以此謂固不足慮也

因學好學力行知恥承學利困勉以解此固字原非
又設一等在困勉之下觀後實疏知行亦只以博學
篤行爲學利一等知行弗措巳百巳千爲困勉一等
若贅此則蛇足矣況此脫公問而以子曰作衍字則
明是申明前文故舊注曰覆上語其不覆生安者以
所重不在此耳
樓氏宅中曰好學與學知無兩學力行則行之疾力
與利行何異乃至降等在困勉下則礙理殊甚若其
云近則中庸道不遠人即此三者亦不遠人以爲道
之事故曰近子思之引言或即此意

四書牘言曰章句以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

已可怪矣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爲勇

則世無此字豈聖道然耶抑工夫如是耶抑亦夫子

語氣中有此耶何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釋文子如字徐將吏反

孔氏穎達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爲哀

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經常行之事論九經之

次目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

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

毛氏奇齡曰若夫政則布在方策名爲九經初以達德之一舉九經之三曰脩身曰尊賢曰親親以爲仁禮所推則九經大要可以先舉而不知布政之全亦即以此三者推之如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此人存之事爲九經全政所自出雖同列經目而不待推暨固無論矣若尊賢之等則有推之而降尊爲敬者曰敬大臣有因尊賢而體結之者曰體羣臣親親之殺則有推之而親若己子者曰子庶民有因親親而緻

來之者曰來百工也且推親親之至有愈疏而愈親者曰柔遠人推尊賢之至有尊之敬之而反有類於親之者曰懷諸侯而九經全焉　又曰尊親謂師保之賢所當尊者原名師臣故記曰當其爲師則不臣言尊之也小注謂賢不是臣故與大臣羣臣有別則唐虞三代並無有此一等太師少師皆是官名師尚父亦臣卽孟子客卿亦受祿稱臣如曰王問臣類又曰古工作皆出自官府故天官九職五曰百工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此自有長官統之如虞廷共工卽是漢將作大匠類章句籠統似民工

自相市集固非是乃强解事者謂百工即百官則又不然工是工來則有官招徠之也若官則豈容招乎

又曰遠人不能實指鄭注以蕃國諸侯當之尙闕而未備若章句據齊桓公載書謂是賓旅則旅固有之賓又非是周官八法曰禮賓謂天子待朝聘之賓則朝聘在懷諸侯經內焉得又是遠人此遠人有二項一是論語遠人不服之遠人卽蕃國諸侯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類一是遠者來之遠人卽商賈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王塗類周禮職方氏五服之外有蠻夷鎭藩四服謂之蕃國與近服不涉故

稱遠人小注謂遠人不是四夷四夷不得在諸侯上則九經非坐位庶民百工亦儼在前矣此豈漢制新定將使蠻夸君長坐諸侯上耶

毛氏遠宗曰司空有國官屬有役作役作雖四民之一然散居異處須藉招來考工記有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皆指工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即百工也注疏章句並不明白總是關事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釋文眩元遍反

孔氏穎達曰脩身則道立者此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修正其身不爲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不眩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此則百姓勸勉以事上

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者也君若賞賚招徠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

毛氏奇齡曰不惑不眩舊注以不惑屬大事不眩屬衆事固謬章句謂不惑於理不眩於理亦非是六經無說理之文況朝廷官府凡論議講辨見於簡策者並不曾有一理字理是何物且此係師臣記所稱虞夏商周有四府及三公者雖不授事不備官而仍有

專責此即如周官所云論道文王世子所云喻諸德歸諸道者則不惑是不疑於道德不眩謂不亂於政事何爲不可也古理皆作條理解中庸文理密而理皆是即繫辭窮理理於義亦是窮著數之理理著數之義惟孟子以理義連稱而漢儒樂記遂有天理人欲之記然空言可混以之釋九經難矣

又曰財用足章句謂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則非是夫日中貿易兩相通美此市販之事非朝廷所宜有如謂農功自貿各得財物則此是朝廷大政即冬官所飭一大經制豈民間自所爲事凡此杜撰皆由于不識六經與禮憑臆解說以致有此此財即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謂財具也用

字即商書擾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之用謂器物也故
考工有飭材辨器之文材即是財器即是用蓋工不
一財亦不一用亦不一故往以百言然必木工攻木
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刮摩摶埴之工
攻刮摩摶埴之財則得刮摩摶埴之用即以金之六
工言築冶鳧㮚段桃六氏此六工也乃合金錫諸財
有鐘鼎斧斤戈戟大刀削殺矢諸齊此六財也於是
爲削爲殺矢爲劍爲鐘爲量爲鎛器此六用也他工
視此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釋文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於萬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如字斂力驗反既依注音餼許氣反稟彼錦反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遙反　案稟朱子作稾

孔氏穎達曰齊明至侯也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其衣冠正是修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身是所以勸修身尊其

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但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旣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官者當令任使屬官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旣稟謂飲食糧稟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稟稱當其事功

多則稟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

毛氏奇齡曰齊者齊一不雜亂明者昭察不曖昧此言身以內者盛服莊重不猥褻此言身以外者非禮不動則所行中禮凡內中外和皆兼之尊位重祿指同姓之不爲官者周制公卿大夫皆諸父昆弟爲之異姓偶然耳是賢與大臣羣臣即是同姓何復有親

親一等在尊敬外考家宰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
曰親親此正槩王族與庶姓九族之不為官者如周
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康叔聃季為司寇司空皆是
賢是大臣而五叔無官如成叔武毛叔鄭類則仍予
祿位而無官守此又皆倅貳與致仕卿士之外其稱
位者以祿必有等位者祿之等其曰尊曰重則就其
位祿之不甚卑薄者而賜與之不必如公卿大夫有
公采也周制有祿仕田禮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故地官都鄙別有王子弟食邑向使王子弟有官守
則但依卿大夫食采已足焉得別置食邑是舊儒以

禮注皆曰此但置位祿以富貴之而不予官守一如
中庸之所云尊位重祿者則在漢唐他禮注皆有明
據豈止鄭孔注而已同其好惡亦費解王者馭遠則
達志通欲列國結援則同惡相恤此所好所惡何事
且如何同法實指之無有也不如此好惡指爲君者
好惡公族必彼此相同非謂公族有好惡而君同之
也故鄭氏謂同者不特有所好惡言恩雖不同而義
必同然仍無實指惟孔氏謂好是慶賞惡是誅罰恩
雖不同義必齊一此其說見春秋傳晉文復衛侯而
不復曹伯晉史謂曹衛皆命而不與偕復同罪異罰

非刑也因之舊儒謂古有同功並賞同罪並罰說此
是確解其曰慶賞如平王錫晉文侯弓矢成王賜周
公湯沐邑類曰誅罰如周公誅管蔡魯成公刺公子
偃類　又曰忠信重祿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以
身體之曰體羣臣亦非是白虎通祿者錄也錄其官
以治祿自有定制唯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僟然一
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班祿厚重則周制士祿從大夫
減倍而下至下士極矣未嘗重也且使班祿果重亦
初時如此不知所謂忠信者又在何時前王忠信乎
抑今王忠信乎此皆不經體驗之妄語也鄭注謂忠

信之士得厚其祿而孔氏不能疏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惟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爲進退周制外諸侯有同等而黜陟其地者王國則同等而可予奪其祿賜故言有不私而忠於君不欺而信於僚友者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於是由體其勞逸如文王世子所云外朝以官體異姓者庶有勸乎九經有重祿一是無官者一是官如故而祿有異者此雖本舊說然意已久晦拈出快然　又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大概考其功以給其食如詔祿法但冬官既闕無可

考據舊注惟取夏官槀人司給其財之直於百工先稽弓弩矢箙之等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此較事稱食之明注也一工如此百工可推矣既稟舊注名稍食周官宮正均稍食而稟人給之一名祿廩其稱稍者以稍稍與之不頓廢也鄭氏讀既作餼餼亦廩祿之名但有馬餼祿其中如國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者則此既字當如說文作槩不作餼以單是禾米無芻秣也章句既襲鄭注稍食而又謂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則又誤矣牲餼是牲肉廩餼是禾米餼廩者禾米之廩如學宮所稱

米稟者牲可作饎稟不可以藏牲也況地官稟人明給稍食直云掌九穀之藏即注稍食何得又冒昧如此　又曰送往迎來章句以符節屬送往以委積屬迎來亦非是考遠人往來凡符節委積俱有送迎見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故蕃國諸侯每告至皆遣人往迎去則送之若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介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也但節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此祇蕃國商賈行旅不及賓客而小注以秋官環人掌迎送賓客當之則又誤耳若委積亦有往來禮注從

來至此皆設之於道是也故懷方者治委積謂續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往來之用第賓客與商賈行旅不同如稍人以稍聚待賓客則專是賓客以甸聚待覊旅則專是商賈行旅故掌客委積有牢米芻禾此賓客之禮與遠人無干耳嘉善矜不能此正馭遠之法子游嘗借之以論交道以爲遠人有交誼雖流品不齊總爲誅賞所不及不必大賢卽稍稍無過惡便謂之善而嘉之其或不善苟不至違俗犯禁亦秖以不能矜恤之所謂柔遠人如此也章句誤以賓客當遠人則諸

侯卿大夫撫嘉矜之事因又造一游士當之夫游士起於戰國唐虞以後春秋以前未聞有此且此是王政羣萃州處明有居游即或不率而不出郊遂之外游則斥之矣況周流之迹肇於夫子然且齊衛陳鄭乃至不遠羣簡公以異族爲遠人旅獒以四裔爲遠人若稱游士遠人恐九經未必出此繼絕世舉廢國注疏與章句總不能注大抵繼絕如泰伯爲吳君無子而卒其弟仲雍繼之然繼君不繼世也至武王克殷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於虞使奉仲雍之祀是繼絕世也舉廢則如蔡叔度

以殷叛伏誅旣廢蔡矣其子胡能改父行周公舉爲魯卿士告成王復封於蔡是舉廢國也　又曰朝聘章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本公羊說而又誤者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是虞禮春秋傳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此是晉定朝覇之禮若王制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則是夏殷禮此在買逵服虔崔氏鄭氏諸儒已明言之惟尙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語此是周禮然前儒又誤解秋官大行人職以侯服歲一見爲每歲一朝甸

服二歲一見爲每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見爲每三歲一朝則六年之間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亦兩朝非五服一朝矣不知此即倣唐虞之禮六年五服只一朝而以遠近爲先後侯服歲一見者此歲字即六年之第一年其二歲三歲即六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也故一年侯朝二年甸朝三年男朝四年采朝五年衞朝此之謂五服一朝也然五服止五年而此曰六年者以五服之外又有要荒鎭蕃四服在朝數之外荒鎭無定數惟蕃國諸侯即九經所稱遠人者有一世一朝之文而要服則六年一朝接衞服之後也

但不必果至且終以夷服之略不列數內其實稱六年者所以定其時而虛稱五服者又所以殺其等也此周禮與周官相合者也然且歲朝有時而每歲來朝則又有分每歲之四時如一年侯朝而此一年中其侯服之在東方者則以春來朝謂之朝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是也在南方者則以夏來朝謂之宗禹貢江漢南楚之水謂之宗於海是也在西方者則以秋來朝謂之覲韓在周西詩稱韓侯入覲是也在北方者以冬來朝謂之遇莊三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濟在魯城北是也此又倣虞制之分

四方者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爲
壇於國外而朝之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
六服並朝京師曰殷同此又在常時之外者於是兩
期五朝合十二年至十三年而時巡方岳諸侯又各
以其地之近者朝方岳之下經所謂朝以時者如此
又曰若聘之以時則經無明文而儒說聚訟終無
一是仍就經解說則聘禮記有小聘大聘之文小聘
使大夫大聘使卿小聘即宗伯所謂時聘曰問者此
聘禮以不時爲時不設常期惟王國有事即來聘一
朝之時會者謂之時聘若大聘則即宗伯所云如殷

頫曰覜眀則倣之義大概以每服來朝之次年始來
聘以後每間一年又一聘凡十二年中各服各兩朝
而各六聘如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
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而朝則有一三五七九十
一年六聘皆巡狩年外以次而周所以答王之六問
後見名曰殷聘又名曰殷頫一如朝之名殷頫曰同者
其曰殷衆也言衆皆然也又中也如中一而禫中一
以祔之中謂間一歲聘也自注疏誤解殷字遂至大
謬若王制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明
云天子制諸侯交聘之禮鄭氏所云諸侯聘諸侯者

豈可據也　又曰厚往薄來章句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亦非也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禮十二年天子一巡守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於諸侯諸侯六聘於天子謂之往來此六問如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類然但言聘而不及問者如但言朝而不及巡尊卑不相敵也乃六問之外有歸脤以致福如天王賜晉侯胙類有慶賀以贊喜如周定王使大夫告晉之慶類有凶喪則致襘如宰咺歸賵類有災祲則補災如宋災而謀歸以財類此皆往也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

男服彝器采服織纊衛服龜貝類如九貢之外聘則
璧琮束帛皆有庭實以馬若皮類在春入貢秋獻功
之外皆來也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
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享勞禮豈往禮乎
毛氏遠宗曰秋官有議親之辟雖不即法而先議然
議必同其罪孔子稱叔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即此
意　又曰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世爲父子相繼及
即兄終弟及也春秋絕世則或及或支庶入繼甚衆
特不奉王命耳若舉廢如狄滅衛齊桓城楚邱以立
衛君楚靈王滅陳滅蔡而楚平盡復之皆是特皆強

霸自爲之與九經出自王者不同　又曰亂者理之危者扶之此即仲虺之誥與左傳兼弱攻昧取亂侮亾語而異其文者　又曰周禮行人職又有諸侯自相朝聘之禮曰殷相朝也亦以殷作中解左傳有孟僖子如齊殷聘禮可證

毛氏文輝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之時使凡賦法無過什一謂什中取一也然以藉法計之以一百十畝而藉十畝則什外取一矣故王制云古者藉而不稅春秋傳穀出不過藉謂之薄斂　又曰腥餼是

殺牲生餼是活牲春秋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對則
牽是活牲餼是腥牲若論語有告朔餼羊春秋傳又
有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則餼又有活牲且或牛或羊
不必是羊又何必是羊肉且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又曰周禮與尙書牴牾世遂謂尙書周禮俱僞此六
經之厄也從來禮文不畫一所貴窮經者理會而貫
通之如此朝覲禮曲禮又云諸侯北面朝展曰覲東
西面朝亡曰朝未及期而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
會雖若異議而其爲春朝秋覲則曲禮注無弗同故
司馬法春以禮朝諸侯夏以禮宗諸侯秋以禮覲諸

侯冬以禮遇諸侯顯有明驗若春秋多記遇禮如公及宋公遇於清公及齊侯遇於穀類則又諸侯相朝之遇禮與周官冬遇不同

馮氏□□曰公族好惡不過如民好民惡希覬恩澤耳既尊位厚祿則角弓怨刺皆已不作尙有何好惡在位祿外者故左傳兼與同好誰與同惡皆指好惡公族並非公族自為好惡不然好惡亦不一矣萬一榮夷公好利而王亦好之鄭莊公惡虢而王亦惡之可謂能同乎　又曰微子歸周而復封於微即是舉廢及誅武庚又封微子于宋使繼紂之祀即是繼絕

一此兩封而兩見如此

陳氏佑曰周官每官大小卿一人皆屬以六十官如下大夫上中旅下士類故六官有三百六十屬至於各官建正長下及各有佐貳股轄之衆總在盛任使也

章氏大來曰君體羣臣不得有忠字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　又曰唐虞四年一朝夏殷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只一朝會之期而注書不明遂至讀四書五經者皆受其訛錯但此在前後鄭氏及賈孔之徒亦不明白大抵朝無疏數唐虞地狹則朝數三

代地漸廣則朝漸疏然亦所爭止一年耳虞書五載一巡狩是五年王制五年是六年周官十二年是十三年一連文一脫文也知雜記三月而葬是三月喪服十有二月而練是十三月召誥越三日戊申是三日武成越三日庚戌是四日之類又曰五服六年必一朝三殷聘而時聘不與則必陽年朝者陰年聘陰年朝者陽年聘而後朝聘不重複故六年之中侯男衛三服皆二四六年聘甸采二服皆一三五年聘以侯男衛朝時在一三五年采衛朝時在二四年侯爲朝之始甸爲聘之始不相干也稍相干便重複矣舊制朝年不聘聘年不朝故朝聘當避複制原如此鄭氏誤解朝時謂侯服年年朝餘以次而減然約

之總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之陰年因之聘年以一年七年十一年三陽年爲斷以爲此三年惟侯服一服有朝而他服皆否可避複耳不知五服後六年以第七年爲始則第十一年正衞服來朝之歲而鄭賈又錯認而不知避也朝聘一大禮且亦歴見諸經傳初不意漢唐以來並無一知得如此四書賸言補曰鄭注聘禮之謬從來朝聘疏數以朝必諸侯自行聘可遣卿大夫也今十二中諸侯有二十九朝而卿大夫祇得一年七年十一年三聘是諸侯自行反十倍於卿大夫之遣行此亂禮也且諸侯之

聘所以報天子之問也王朝十二年凡六問一三五七九十一而諸侯之報王者只半之即亂禮亦不至是矣

樓氏宅中曰大行人六服朝期大文目明其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至要服而六年有見有不見則此六年中除要服外五服只一朝此正六年五服一朝之明注也鄭氏誤以歲爲每歲二歲爲每二歲此千古謬亂之由得此豁然矣或問先生之解此何據予曰尚書六年五服一朝此以經證經也大行人後文

有王問諸侯禮亦曰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以

至於七歲九歲十有一歲而後止亦歲是第一年三

歲五歲是第三年第五年並非每歲每三歲每五歲

也此鄭氏自注也經文前後相接彼此同文而前注

如彼後注如此此尙能注經者乎然則先生此說又

以本經證本經也此讀經法也

四書索解曰朝有必不可每歲者七八九十十一十

二郎一二三四五此正朝期也甸男每服尙不失正

朝采衞每歲則十年十一年兩正朝皆非每歲期也

正朝既不可廢若兼行之則八年以後采服間年三

朝衛服兩年兩朝朝從此此大亂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釋文跲其刼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疚音救　案朱本分所以行之者一也節道前定則不窮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凡爲至不窮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按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躓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爲事之時先須豫

前思定則臨事不困也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爲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毛氏奇齡曰然而何以行之夫行有九而所行惟一向之所以行道德而舉少數者即此是也　又曰夫九經如此而所行惟一者以爲凡事宜早計也此不特一事然也且即一事逆推之而皆可見者葢惟一故豫豫故前定要其爲一者誠而已

毛氏遠宗曰跲口躓也道亦借詞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孔氏穎達曰在下至身矣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得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孔氏穎達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

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已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能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毛氏奇齡曰明道所始原在愼獨愼獨之功則惟知而後行惟擇而後能守誠爲事之豫明又爲誠之豫也

毛氏遠宗曰明善擇善卽揚善得一善之善皆中庸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釋文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從七容反

孔氏穎達曰誠者至者也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

性是上天之道不爲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自然

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然人能勉

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

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

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

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

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善事而堅固執之

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姚氏際恆曰在下位至人之道也與孟子文同惟易數字按此若爲孔子及子思之言孟子必不抹去孔子子思而以爲己文記孟子者亦豈不見而以爲孟子之文乎孟子中從無與他經文同者而此處獨同中庸是必作僞中庸者取孟子之文而增加已說也

故誠者不勉以下皆從上文推演出之然而與孟子之旨大相反矣孟子誠者天之道屬天而言思誠者人之道屬人而言義理分明今加不勉數句以爲聖人則誠者亦屬人言矣以人而爲天之道義理乖舛此作僞中庸語義孟子從無此等語義故曰與孟子

之旨大相反也易思誠爲誠之加一之字以與誠者
別究未穩𡨚不思字亦從思誠思字來此等處世人
日讀中庸孟子之書而漫不經意者悠悠千古豈不
可歎
毛氏奇齡曰乃猶是誠也而所知有生有學困所行
有安有利勉則由生安者言之謂之誠者是得天者
也天之道也此猶中庸之率性以爲道者也本乎天
也由學利困勉者言之謂之誠之者是人之誠之者
也人之道也此猶中庸之修道以爲道者也成乎人
也誠者卽聖人唯聖者能之如是矣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擇中庸而守中庸得善而服膺勿失如是矣

又曰誠之者兼學利困勉言子言爲困勉者發中庸爲戒懼以修道者取證也否則困勉一等在人道外矣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釋文措七路反强其良反 案朱本分篤行之節己千之節雖柔必强爲節作二節

孔氏穎達曰博學至必強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習學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倣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愼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卽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己加心精勤之多

恆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果謂果决也若决能爲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

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毛氏奇齡曰所謂擇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知也

所謂固執者篤行也行也此學而知利而行之事也

此下又困勉事也人存在是中庸之愼獨亦在是矣

天人與性敎豈有二哉故下卽以性敎之合一者承

之

毛氏遠宗曰一者一學一問十者十學十問總只弗

措意明卽知強卽行小注夆勇字厭甚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八

浙江書局刊

王拱辰校

鄒在寅校

吳士鎔校